

# 周夢蝶詩中的基督教意象探究

陳政彥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摘 要

周夢蝶向來以富含佛家思想的風格聞名詩壇，周夢蝶詩中有許多基督教意象，本文希望能呈現出周夢蝶尚未被人討論過的新面向，統計歸納周夢蝶詩中的基督教意象，並希望進一步討論這些基督教意象所代表的意義。周夢蝶詩中的基督教意象可以歸納為上帝、十字架與耶穌、天國與蛇這三類。周夢蝶詩中的基督教意象顯示了詩學與神學對話的可能，同時也反映出周夢蝶本身博愛的精神。

關鍵詞：現代詩、周夢蝶、基督教



## 一、前言

周夢蝶得到國家文學獎的得獎理由是「體現東方文化的精髓與中國美學的風貌……表現出中國文人為文學奉獻篤行善道的執著與風骨」，之所以給人這種印象，多源於周夢蝶詩中濃厚的佛教禪宗色彩，例如余光中曾說：「他跌坐的地方最接近出家的邊緣，常常與人詩僧的幻覺。」<sup>1</sup>，因詩人本身長期研究佛學的背景，加上詩中無處不在的佛教意象及禪趣，故研究者多喜從佛教思想此一詮釋進路來理解周夢蝶的詩。<sup>2</sup>

在偏重佛教與隱逸思想的研究現況中，有一個議題卻一直未被深入探討，那就是周夢蝶詩中的基督教意象<sup>3</sup>。周夢蝶不是基督徒，但筆下卻一直不乏基督教意象。在《孤獨國》中，多次出現上帝與十字架的意象，到了《還魂草》則喜轉化聖經典故作為題材。早在1980年戴訓揚就曾經分析莊子、聖經、佛學為周夢蝶詩中三種主要的題材，戴訓揚說：

以舊約〈創世紀〉〈詩篇〉〈傳道書〉〈雅歌〉及新約〈啟示錄〉對周夢蝶的影響最大。而這些篇章在聖經中是文學成分最濃的部分，除了拓寬作者的思想內涵外，並且也豐富詩之素材。在《還魂草》中完整地表達聖經思想

<sup>1</sup> 余光中：〈一塊彩石就能補天嗎？——周夢蝶詩境初窺〉，曾進豐主編《娑婆詩人周夢蝶》（台北：九歌，2005年3月10日），頁136。

<sup>2</sup> 早期有胡安瀾(Alain Leroux)《禪與詩—當代詩人周夢蝶作品研究》(法國：博士論文，1992年)，最近兩篇研究周夢蝶的碩士論文分別是蔡富澧《台灣現代詩中的禪境探究—以四位詩人的作品為例》(宜蘭：佛光大學宗教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黃如瑩《臺灣現代詩與佛——以周夢蝶、夏虹、蕭蕭為線索之考察》(臺南：臺南大學語教系碩士論文，2005年)，都是從此進路進行研究，而翻查周夢蝶的相關文章，詩僧、苦行僧、禪者的稱呼更是常見，由此可見以佛學理解周夢蝶詩作的研究趨勢。周夢蝶的其他相關研究可參考曾進豐編《周夢蝶先生年表暨作品、研究資料索引》(台北：印刻文學，2009年12月29日)

<sup>3</sup> 此處所謂基督教，是指廣義的基督宗教而言，而非與「天主教」相對而言的「新教」。「意象」界定在「上帝、十字架、耶穌、天國、亞當夏娃、蛇與蘋果」這些具有基督宗教文化含義的意象上。



的題材只有兩首：〈朝陽下〉和〈五月〉，而聖經語彙之運用則散見諸篇，如：「這是蛇與蘋果最猖獗的季節」〈五月〉「十字架上耶穌的淚血凝凍了」〈錯失〉。又集中上帝、天堂、地獄、安息日等耶穌教用語，比比皆是。<sup>4</sup>

這種狀況一直到晚近還是持續，在 2002 年出版的兩本詩集《十三朵白菊花》、《約會》中都能看到上帝、十字架等字眼出現，奚密據此大膽地分判：「周夢蝶的詩風一向被認為和老莊佛家最親，他的文字也多衍自古典詩詞。但是，作品中屢次出現的上帝意象，顯示他對詩歌的態度其實並非來自中國傳統，而是深受西方文學影響的新詩。」<sup>5</sup>一如奚密所質疑，一向被認為和老莊佛家最親的周夢蝶，為何詩中有許多上帝、十字架等意象？此問題至今都還無人討論，殊為可惜。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周夢蝶詩中的基督教意象，便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詩學課題了。

因此，本文嘗試通過詩作與年表的比對，希望嘗試說明周夢蝶接受基督教意象的過程，接著將統計分類周夢蝶基督教意象，看究竟有哪些基督教意象出現在周夢蝶的詩中，具有哪些含意。最後本文將進一步反省周夢蝶詩中基督教意象的意義。

## 二、試探周夢蝶的基督教意象接受歷程

周夢蝶生於 1921 年，先在私塾就學熟讀四書五經，十九歲才進入小學插班，一年後考入安陽中學，後來進入開封師範就讀，就讀新式學校時開始接觸新文學，從此醉心不已。最早關於周夢蝶與基督教的淵源，劉永毅曾提到：「周夢蝶的母親曾患眼疾，為了求一位篤信基督教的劉太太幫忙治病，用一斗麥子『請』了一本《聖經》，一鱗片爪，由周夢蝶讀誦，解說給母親聽。」<sup>6</sup>這是周夢蝶直接閱讀聖

<sup>4</sup> 戴訓揚：〈新時代的採菊人〉，曾進豐主編《娑婆詩人周夢蝶》（台北：九歌，2005 年 3 月 10 日），頁 118。

<sup>5</sup> 奚密：〈修溫柔法的蝴蝶——讀周夢蝶新詩集《約會》和《十三朵白菊花》〉收錄於曾進豐主編，《娑婆詩人周夢蝶》（台北：九歌，2005 年 3 月 10 日），頁 250、251。

<sup>6</sup> 劉永毅：《周夢蝶詩壇苦行僧》（台北：時報文化，1998 年），頁 143。



經的例證，也是後來在詩中引用基督教意象的最初契機。

除了聖經的直接閱讀經驗外，在坎坷的求學經歷裡，周夢蝶也吸收了大陸時期文學家對基督教意象的嘗試，曾進豐論及周夢蝶的求學過程時，提到：「然而五四以降新文學對他的啟蒙作用亦不能忽略。基本上，早在初中時，反覆吟誦朱自清、劉大白的詩作之餘，也嘗試在日記本上模仿著寫。上師範之後，接觸新文學的機會就更多了；軍旅歲月，閱讀的興趣亦不曾稍減。」<sup>7</sup>在這些新詩人中，周夢蝶特別欣賞綠原的作品。<sup>8</sup>當時文學作品中大量出現的基督教意象連同對新詩的理解，進入周夢蝶的閱讀視野中。<sup>9</sup>後來隨著國軍來台，退伍後經營舊書攤，並且潛心於新詩的閱讀與寫作。

1959年正值台大外文系白先勇等人創辦引介西方文學理論的刊物《現代文學》，同時也是創世紀詩社宣示提倡超現實主義的時刻。此時的周夢蝶剛取得營業許可，開始在武昌街一段七號「明星」咖啡廳騎樓下擺攤賣書，成為台北傳奇的一景。同年他的詩集《孤獨國》也發行，鄭愁予戲稱之「孤獨國國父」。

更重要的是，在這年的前後，他開始認識了夏菁、覃子豪、吳望堯、紀弦、痲弦、商禽等詩友，進一步認識外國新詩流派技巧。周夢蝶最欣賞的是余光中與痲弦。周夢蝶說：「我早期的現代詩習作，受余光中先生影響相當大。他每每能指出我詩中的某些缺點，因他對中英文學理論懂得最多，兼又吐屬優雅，有時一言半語，都能令人疑霧頓開，終身受用不盡。」<sup>10</sup>

對周夢蝶接受基督教意象的影響來說，詩友中以痲弦尤其關鍵。他是周夢蝶

<sup>7</sup> 曾進豐：《周夢蝶詩研究》（台北：國立師範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7年），頁28。

<sup>8</sup> 劉永毅：「周夢蝶在唸初中時，雖也接觸過所謂的『新詩』，但真正產生興趣，是在開封師範就讀的時候。在民國初年，各家新詩詩人中，周夢蝶最喜歡綠原。」劉永毅：《周夢蝶詩壇苦行僧》（台北：時報文化，1998年），頁33。綠原的詩也多有上帝、耶穌等基督教意象。

<sup>9</sup> 五四前後的文學作品基於救亡圖存的民族意識，當時許多作家筆下都可見基督教文化影響。楊劍龍：「『五四』前後，中國知識份子在努力反思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中，全力從西方文化與思想中尋覓解救中國的良方，基督教思想也成為當時中國知識份子汲取與借鑒的西方文化思想之一……『五四』時期的許多作家對基督教文化表現出一種特有的熱情，在他們的創作中洋溢著濃郁的基督教色彩」見楊劍龍：《曠野的呼聲—中國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頁7、8。

<sup>10</sup> 應鳳凰：〈「書人」周夢蝶的秘笈〉，曾進豐主編《娑婆詩人周夢蝶》（台北：九歌，2005年3月10日），頁290。



十分欣賞的詩人，周夢蝶自承「直到今天，我還迷著痙弦詩的風格。我的詩，受痙弦的影響很多。」<sup>11</sup>。另一方面痙弦詩作中的基督教意象十分豐富。

翻閱痙弦詩集中，很容易找到上帝、耶穌、十字架等字眼。《深淵》一開始的序詩〈剖〉，就直接以耶穌來自況詩人，希望用自己的犧牲來喚醒世人對文學的重視，但是功利的現代社會，卻對詩人的自我犧牲毫不在意：

人們也差不多完全失去那種興致，  
 再去作法利賽們，  
 或聖西門那樣的人，  
 唾咒語在不怎麼太挺的鼻子上，  
 或替他背負  
 第二支可笑的十字架。<sup>12</sup>

此外還有像〈春日〉、〈無譜之歌〉、〈水手·羅曼斯〉、〈苦苓林的一夜〉、〈耶路撒冷〉、〈巴黎〉、〈棄婦〉、〈復活節〉等詩中都可以看到基督教意象。痙弦代表作之一的〈深淵〉，不但有「所有的靈魂蛇立起來，撲向一個垂在十字架上的／憔悴的額頭」等句，此詩中不斷重複「哈雷路亞」<sup>13</sup>來強調口號與行為之間的落差，披露詩人如何活過壓抑的時代。喜歡痙弦詩作的周夢蝶，自然耳濡目染。就在這種背景之下，這段時間出版的《還魂草》與《孤獨國》是基督教意象較集中的兩本詩集。

余光中曾如此評論周夢蝶說：「在我們的詩人裡，他是最近於宗教境界的一位，開始低首於基督，終而皈依於釋迦。」<sup>14</sup>就周夢蝶宗教意象的分期來說，這樣的觀察是很精確的。在 1966 年後，周夢蝶開始全心修學佛法，1967 年皈依印

<sup>11</sup> 曾進豐：《周夢蝶詩研究》（台北：國立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97年），頁29。

<sup>12</sup> 痙弦：《深淵》（台北：晨鐘，1971年），頁2。上述痙弦詩作雖有基督教意象，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故不一一徵引，有意研究者可參見痙弦《深淵》（台北：晨鐘，1971年）

<sup>13</sup> 哈雷路亞是從希伯來文音譯而來，意思是「讚美主」，出自《聖經·詩篇》。

<sup>14</sup> 余光中：〈一塊彩石就能補天嗎？——周夢蝶詩境初窺〉，曾進豐主編，《娑婆詩人周夢蝶》（台北：九歌，2005年3月10日），頁136。



順長老，受聽《金剛經》，日後開始反覆研讀《大智度論》、《指月錄》、《彌勒日巴尊者傳》等佛學書籍，心境與詩藝都隨之變化。因此後期作品，如 2002 年出版的《約會》與《十三朵白菊花》中的基督教意象就相對減少了，最新作品《有一種鳥或人》當中則只出現一次「上帝」。<sup>15</sup>由此看來，1966 年可算是基督教意象出現多寡的分水嶺。但是以 1966 年以前來說，其詩中的基督教意象，對研究早期周夢蝶作品來說仍然是不可忽視的一部份。

周夢蝶對聖經以及西方文學名作都有豐富閱讀經驗，加上民初新文學作品喜好基督教意象的特色以及擅長使用西方文學詞彙的詩友影響，此為周夢蝶接受基督教意象的三個重要因素。但即使同樣使用基督教意象，個人情性不同，所展現出的詩風也隨之不同。陳芳明曾分析痲弦時說：

痲弦對於諸神的信仰展開迂回的質疑與嘲弄的批判。所謂諸神，意味著一種威信，一種權力，一種無上的存在。當他的詩行中重復出現「食鳥」、「十字架」、「噴吶」、「哭泣」、「斷臂人」、「殯儀館」等等意象時，死亡的氣味濃郁襲來，正好構成對於戰鬥、愛國情操的文藝之強烈嘲弄。<sup>16</sup>

痲弦筆下的基督教意象，可視為是對黨國體制與僵化文藝政策的嘲弄，但周夢蝶卻是誠懇將自己民胞物與、博愛救贖的願望，寄託在基督教意象中，讓讀者感受到詩人的熱情與良善。這點則待下文說明。

### 三、周夢蝶詩中的基督教意象分類

周夢蝶詩中的基督教意象，出現最多次是「上帝」，不但出現次數多，而且前後期都有。此外「十字架」的意象與「耶穌」在十字架上受難有所關連。「天國」與「蛇與蘋果」、「亞當夏娃逐出樂園」也有所關連，因此以下討論即分成此三組

<sup>15</sup> 上帝（包含神、主）一共出現 23 次，是所有基督教意象中出現最多次，其次十字架 9 次，天國 9 次（包含天堂），耶穌 7 次（包含基督、拿撒烈人），其他出現次數較少，便不詳加討論。關於周夢蝶基督教意象出現的次數統計，請參見文末附錄「周夢蝶詩作中基督教意象統計表」。

<sup>16</sup> 陳芳明：〈現代詩藝的追求與成熟〉《聯合文學》（218 期，1992 年 12 月），頁 159。



分析，瞭解詩人如何使用這些意象。

### （一）上帝：扣問流離命運的主宰

周夢蝶詩中使用「上帝」多半代表形而上的造物者。在西方神學中，上帝創造萬物，是萬物的第一因，是一切存在的根據。萬物由上帝所造，因此萬物所具有形象特徵，都是上帝的安排。根據這樣的邏輯，詩人認為既然眾生萬物都同屬上帝所造所生，因此都應該是同胞所生的兄弟姐妹。周夢蝶說：

上帝是從無始的黑漆漆裏跳出來的一把火，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們——  
星兒們，鳥兒魚兒草兒蟲兒們  
都是從祂心裏迸散出來的火花。<sup>17</sup>

這樣的思想也表現在《孤獨國》中〈向日葵之醒〉之二：「鵬、鯨、蝴蝶、蘭麝，甚至毒蛇之吻，蒼蠅的腳…… / 都握有上帝一瓣微笑。 / 我想，我該如何 / 分解掬獻我大圓鏡般盈盈的膜拜？ / ——太陽，不是上帝的獨生子！」<sup>18</sup>透過向日葵發聲，詩人想強調的是他民胞物與，萬物皆兄弟的意念。又如《還魂草》中的〈守墓者〉中的「記否？我也是由同一乳穗恩養大的！」也透露一樣的想法。

此一思想源自基督教信仰，既然萬物都是上帝所造，那麼上帝就如同萬物的父親一般。因此聖經中也多次以天父<sup>19</sup>來稱謂上帝。包凱索(W. T. Durkiser)在《基督教信仰之研究》中說：「在耶穌的生平和教訓中我們發現神是一位卓越之父。沒有其他稱呼神的名字如此經常出自祂的口中，祂的整個思想和對神的經驗為之左右，變成有關神性的理論基礎，正如祂說：『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

<sup>17</sup> 周夢蝶：〈消息〉，《孤獨國／還魂草／風耳樓逸稿》，頁71。

<sup>18</sup> 周夢蝶：〈向日葵之醒〉，《孤獨國／還魂草／風耳樓逸稿》，頁95。

<sup>19</sup> 神學辭典對「天父」(God Father)的說明是：「天父是天主的許多名號之一，是宗教語言中一個重要詞彙。…天父一詞，乃是用人類社會上為父的事實與想像來表達下列的基本觀念：天父是生命之源，祂是受造界照顧、保護個人的力量；他接納人類進到一種父子的新關係中。」參見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神學辭典》(台北：光啓社，1996年6月)，頁48。



收，也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他...所以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太六 26, 31~32)。……神若為天父我們可以信任祂的慈愛和眷顧，我們可以確定我們能也願為兒子和弟兄。」<sup>20</sup>此一概念指出上帝的父親形象，將看護一切受造的萬物。這對從未享受過父愛的周夢蝶來說，應該是十分動人的。<sup>21</sup>這一點，吳達芸早已指出周夢蝶對「上帝」的態度：

所謂「上帝」在詩人的詩中，是一種父性的體，詩人依偎在「上帝」的懷裡，如子之對父一般，有孩童般的埋怨，又有孩童般的渴慕。將「上帝」視作萬物的權力象徵，因為他有了這眾生的苦渴。又將「上帝」視作一處永恆極樂的皈依處所。所謂「眾生」是詩人所厭惡摒棄的一片嘈雜，可是又是詩人滿腔熱血所欲覺悟的同胞。總是這三種「角色」的連鎖關係，是他整篇詩集關鍵所在。<sup>22</sup>

因此周夢蝶早年的詩作中，常可看到上帝。在周夢蝶的想像中，上帝並非高高在上、遙不可及，而是跟人一樣，會寂寞會好奇。如〈晚虹〉：「給太多空閒絞得面色慘青／可憐的上帝！常常悄悄悄悄地／從天堂的樓口溜下來／在它絢爛的光影背後小立片刻——／只為一看太陽下班時暖紅的笑臉」<sup>23</sup>

乍看之下，會以為周夢蝶對上帝的看法似乎有些不敬，其實卻仍契合於基督教思想。周曉青在《基督教詩學》中強調過去的基督信仰時常落於二元對立中，加上了高低、優劣、凡聖的階級之分，招致種種戰爭紛亂。今日應「致力於打破這種二元論的思想牢籠，他們認為沒有主與客，只有存在；沒有靈與肉，只有『人』；沒有萬能的上帝與低卑的人類，只有天主和人平等的友誼。本書的主旨，也正在

<sup>20</sup> 包凱索 (W. T. Durkiser) 著、楊東川譯：《基督教信仰之研究》，(台北：燈塔山出版社，1992年10月)，頁110。

<sup>21</sup> 周夢蝶年表記載周夢蝶生於1921年，「生前四月，父親因病去世，是為『遺腹子』，沒有哥哥，只有兩個姊姊。由寡母茹苦含辛，扶養成人。」見曾進豐編《周夢蝶先生年表暨作品、研究資料索引》(台北：印刻文學，2009年12月29日)，頁8。

<sup>22</sup> 吳達芸：〈評析周夢蝶的《孤獨國》〉，《婆婆詩人周夢蝶》，頁50。

<sup>23</sup> 周夢蝶：〈消息〉，《孤獨國／還魂草／風耳樓逸稿》，頁71。



闡發此一思想。」<sup>24</sup>周曉青此說也呼應了周夢蝶詩中如父如友的上帝形象。

上帝雖然給予萬物美好的一面，卻也給予萬物種種不幸、缺陷。更因為上帝是超越形下世界的形上存在，上帝所存在的形上世界是不能為人用理性來認知。上帝的行事，或曰命運的安排也一樣不能被人所瞭解。面對這樣的冥冥之中的安排，詩人便有種種呼喚質疑。在《孤獨國》的〈徘徊〉詩中，詩人知道生命際遇時而順遂如「櫻桃紅了」，又有時蹇剝如「芭蕉憂鬱著」。於是詩人呼喊：「上帝啊，無名的精靈呀！／那麼容許我永遠不紅不好嗎？」，希望上帝給予平靜，情緒沒有狂喜也不用失落，只是最終不免「我在紅與憂鬱之間徘徊著。」<sup>25</sup>上帝並沒有回應詩人的請求。

又或者在《孤獨國》的〈菱角〉一詩中，詩人透過菱角酷似蝙蝠的聯想，把對菱角如嬰兒般熟睡在蒸籠裡的意象轉化為蝙蝠被蒸煮的比喻，最後詩人忍不住質疑上帝：「上帝啊／你曾否賦予達爾文以眼淚。」原來詩人把萬物視如兄弟，一草一木都如同胞般親切，但達爾文的進化論把萬物由神創生的概念打破，而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法則取代，各類生物為了生存彼此取食便有了正當性、合法性，彼此間竟沒有一絲憐憫。如果上帝有靈，為何讓這樣的學說出現呢？上帝沒有回答。

上帝雖然創造萬物也創造了周夢蝶，但卻對周夢蝶的呼喊沈默不理。上帝的沈默表示命運的不可捉摸，是個人小我對全體大我的無法抵抗。在 60 年代裡，大時代的變動以及飄離故鄉，不禁使周夢蝶對自己生命的依歸產生懷疑。周夢蝶詩中的上帝寄託了從未謀面的父親形象，其實也是詩人一生顛沛流離命運的具體展現。

## （二）十字架與耶穌：救贖受難的博愛展現

如果說從上帝的意象可以看到周夢蝶對命運的看法，十字架與耶穌則更進一步表現出詩人欲以自我犧牲來救贖世人的博愛精神。《基督教要理問答》中指出：「耶穌成為我們的救恩是藉著祂的道成肉身、受苦、釘十字架、死、復活及升天，

<sup>24</sup> 周曉青編著：《基督教詩學》（南投：國立暨南大學，2008年5月），頁23。

<sup>25</sup> 周夢蝶：〈徘徊〉，《孤獨國／還魂草／風耳樓逸稿》，頁44、45。



所成就的果效。」<sup>26</sup>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犧牲是基督教義中最核心也最令人動容的部分。聖經中也反覆談到這點：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sup>27</sup>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因為上帝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sup>28</sup>

此一意象深深感動了 5、60 年代的周夢蝶。因與生俱來的人格特質所驅使，相較於佛家的清靜無染遠離執著，周夢蝶更深深為基督的博愛所感動。周夢蝶曾經在接受訪問時說：

於是我說：「你的思想是出世的？」他則斷然的答：「不，我是入世的。」  
我說：「你有佛家的思想嗎？」他說：「我更愛耶穌的博愛精神。」<sup>29</sup>

正因為深刻的感情，讓詩人願意替所愛的人背負十字架，其心之懇切為筆墨難以分說，由於滿懷意欲救人的愛心，詩人發之為懺悔錄式的書寫，在〈禱〉一詩中，詩人說：「上帝呀！我求你／借給我你智慧的尖刀！／讓我把自己——／把我的骨，我的肉，我的心……／分分寸寸地斷割／分贈給人間所有我愛和愛我的。」<sup>30</sup>在詩裡，希望透過自己的犧牲，將自己骨頭血肉分贈給所愛的人。例如《孤獨國》中的〈索〉：「想起十字架上血淋淋的耶穌」。或者〈錯失〉：「十字架上耶穌的淚血凝動了」。彷彿周夢蝶真要經歷血肉支離的苦痛，才能證實其無私犧牲心意的懇切。

高金田闡述耶穌之所以願意在十字架上承受精神（是否被上帝遺棄）與肉體

<sup>26</sup> 黃伯和，陳南州作：《基督教要理問答》，（台南：人光，1995年8月），頁48。

<sup>27</sup> 《聖經·新約全書·以弗所書》第1章第7節。

<sup>28</sup> 《聖經·新約全書·約翰福音》第3章第16-17節。

<sup>29</sup> 曾進豐：《周夢蝶詩研究》（台北：國立師範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7），頁28。

<sup>30</sup> 周夢蝶：〈禱〉，《孤獨國／還魂草／風耳樓逸稿》，頁29。



(穿刺手腳懸掛身體) 雙重痛苦的真諦：「因著愛而坦然接受痛，或為求完滿而情願犧牲實非易舉，甚至被看為是絆腳石或愚拙的，為眾所迴避的。……這話點出了『痛』的真諦：那受『痛』的是『愛』(上帝是愛)的大能和智慧。唯有那些投身跟從基督的人才能洞悉這一『愛』『痛』的交織實在，那受『痛』的不是為痛而痛，卻是因著『愛』而承受『痛』……」<sup>31</sup>因為有這麼深沈的愛，才能容忍如此強烈的痛苦。反過來說，正是如此強烈的痛苦，才能讓世人瞭解天主的愛。周夢蝶當時必定深深為此著迷，否則不會有〈絕響〉裡的句子：「我是為領略尖而冷的釘錘底咆哮來的！／倘若我有三萬六千個毛孔，神啊／請賜與我以等量的鐵釘／讓我用血與沉默證實／愛與罪底價值；以及／把射出的箭射回／是怎樣一種痛切。」<sup>32</sup>

耶穌在十字架上以血洗淨世人之罪，因此原本是刑具的十字架，則翻轉成為代表救贖的象徵。基督教義對十字架有如此詮釋：「就如在基督身上，十字架對於門徒也該是愛的標記，而且也該具有自我交付、受苦與認同的特點。……原來十字架顯示了基督徒新的邏輯理論，即捨棄才是賺取的途徑。其實這正是愛的特性，我們必須交付自己，才能在被愛者身上找到自己；誰若維護自我，把持不放，終必失落自我。」<sup>33</sup>如同耶穌基督願意交付自己，上十字架為世人受苦，周夢蝶也有同樣的期許：

昨夜，我又夢見我死了  
而且幽幽地哭泣著，思量著  
怕再也難得活了  
然而，當我鉤下頭想一看我的屍身有沒有敗壞時  
卻發見：我是一叢紅菊花  
在死亡的灰燼裏燃燒著十字<sup>34</sup>

<sup>31</sup> 高金田：《我信：基督教要義》(台南：人光出版社，1993年9月)，頁48。

<sup>32</sup> 周夢蝶：〈絕響〉，《孤獨國／還魂草／風耳樓逸稿》，頁199、200。

<sup>33</sup> 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神學辭典》(台北：光啓社，1996年6月)，頁10。

<sup>34</sup> 周夢蝶：〈消息〉二首之二，《孤獨國／還魂草／風耳樓逸稿》，頁72。



即使難免有死亡，但是一想到自己的犧牲若能換來有益於眾生，似乎死亡本身也不再可怕，菊花象徵詩人澹泊名利的隱逸態度，這是目前多數人對周夢蝶詩風的體認，但我們不應忽略了，菊花的紅代表詩人的深情，十字則是詩人意欲能幫助救贖世人的博愛精神。<sup>35</sup>

周夢蝶近期詩作中的十字架，雖然仍是救贖表現，但是詩人的想法已經與早期不同，不再直接坦訴熱切救世之心，反過來思考救贖與被救贖的關連，周夢蝶說：

一直飛到自己看不見自己了  
那冷冷的十字，我背負的  
便翻轉來背負我了  
雖然時空也和我一樣  
沒有翅膀<sup>36</sup>

李爽學考察周夢蝶日後的兩本詩集時，發現十字架的意象仍然有重要象徵，針對這首詩，李爽學分析道：

《約會》和《十三朵白菊花》裡基督教的類似意象同樣揮之不去。耶穌哀矜世人，荊棘花和十字架俱如蓮花，乃他垂憐的隱喻。十字架因樹而成，在周夢蝶筆下，普天之樹都想振葉而飛，但群樹在登天之前，當然也得變身化為十字架才成。詩人但願自己可以負之高飛，以基督的慈悲自任。但他沒有料到的是：所背負的十字架，最後卻「翻轉來背負」他自己。<sup>37</sup>

原本願意背負十字架救贖世人的壯志仍在，只是後期的周夢蝶可能更體會到，想要自我犧牲並不是一己之事而已。周夢蝶說：

<sup>35</sup> 與此精神相近的詩作還有〈司閻者〉：「我想找一個職業 / 一個地獄的司閻者 / 慈藹地導引門內人走出去 / 慈藹地謝絕門外人闖進來」同樣是為了幫助世人而自願待在地獄，展現自我犧牲的願望。見周夢蝶：〈四行八首之二：司閻者〉，《孤獨國 / 還魂草 / 風耳樓逸稿》，頁 90、91。

<sup>36</sup> 周夢蝶：〈想飛的樹〉，《十三朵白菊花》（台北：洪範，2002 年 7 月），頁 77、78。

<sup>37</sup> 李爽學：〈花雨滿天一評周夢蝶詩集兩種〉，曾進豐主編《娑婆詩人周夢蝶》，頁 246。



我以前觀念錯誤，以為我生我老我病我死，全是我自己的事，與世界無關。經過這番折騰（指一場重病），才幡然悔悟：人是人，也是人人。你笑，大家都跟著你笑；當你受割，說不定也有人暗自為你滴血。原來活著，並不如我所「以為」的那麼簡陋、草率、孤絕慘切。<sup>38</sup>

十字架的意義翻轉，周夢蝶想上十字架去救贖的世人，反過來卻回報了關切與愛，救贖了詩人。十字架象徵自我交付，願意犧牲奉獻的決心，唯有如此，才是真正體現天主的教誨。周夢蝶一生極少為自己著想，僅以最低生活條件度日，不求財富改善生活，也不求名聲顯揚。據曾進豐說周公獲得國家文藝獎的獎金，也是上午拿，下午就捐出去了。身無長物的周夢蝶對朋友卻是真誠對待，要說真正能符合基督教十字架象徵意義的人，周夢蝶可謂當之無愧。而這樣的自我交付，也為他贏來了一生真正的朋友、愛護他的人。在救贖與被救贖之間，十字架成為見證周夢蝶人格的證明。

### （三）天國與蘋果、蛇：入世的考驗與出世的回歸

天國是指上帝的國度，在聖經中也常以「神的國度」來稱呼。廣義的基督宗教相信末世說，當世界末日到來，魔鬼與邪惡終將消滅，神的國度將降臨，上帝的子民與基督一同作王，擁有永遠的生命，活在完全的榮耀之中。當然在天國的生活沒有恐怖罪惡，無憂無慮。

天國並非指特定的時間或空間，而是一種狀態。蔡維民說：「上帝的天國是一個充滿和平與公義的社會，當一個社會能具現出這樣的特質時，它便有天國在其中。」<sup>39</sup>因此在《孤獨國》、《還魂草》階段的周夢蝶來說，天國是寄託美好生活願望的意象。如〈朝陽下〉寫周夢蝶擔任守墓人工作，度過漫長恐怖的一夜後，重新看到朝陽的喜悅與快樂，此時的周夢蝶就是把自己比擬為亞當，「每一朵山花

<sup>38</sup> 曾進豐：《周夢蝶詩研究》（台北：國立師範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7年），頁99。

<sup>39</sup> 蔡維民：《永恆與心靈的對話－基督教概論》（台北市：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11月），頁176。



都是天國底投影」<sup>40</sup>，這裡的「天國」是快樂喜悅的象徵。

但是周夢蝶一生飄搖，幼年喪父，少年遠離家鄉，從此不見母親與妻兒，中年無家室寄託生活，生命中少有幾天無憂無慮的日子。美好生活對詩人來說，並非唾手可得。如《風耳樓逸稿》中的〈工作外二章—無題〉寫著：

當我初離天國，泣別上帝  
 他贈我一小盒玫瑰花釀成的糖蜜；  
 他邊柔撫著我軟稀的短髮  
 邊用睿智的微笑再四叮嚀誥誡：  
 「是我給你的幸福裏的幸福！  
 一滴一滴慢慢慢慢兒啜飲，  
 且莫在一夜裡一口氣把它吞盡。」<sup>41</sup>

上帝留下了一小盒幸福，讓周夢蝶能在艱辛人生中能夠支撐下去，切勿一口吞盡，言下之意是指漫長人生只能依靠這一點點幸福。周夢蝶透過這樣畫面式的描寫，其實是對自己生活景況的體悟。

既然如此，為何詩人無法待在天國，過無憂無慮的日子，必須在人間受苦難？此處周夢蝶便將個人際遇與亞當夏娃被蛇誘惑，吃下知識之樹果實而離開伊甸園的典故結合起來。在《聖經·創世紀》中記載亞當與夏娃無法繼續居住在伊甸園，必須來到人間，忍受生老病死的種種苦痛，再也無法回到原先美好單純的生活。這對周夢蝶而言，一定很感同身受，否則就不會有「散髮跣足，兀立於『伊甸園之東』——／只有哀悔與我相對沉默的地方／讓年年月月日日嗚嗚咽咽／亂箭似的時間的急雨／刮洗去我斑斑血的記憶」<sup>42</sup>這樣的詩句。

聖經文學中「蛇」是邪惡與慾望誘惑的象徵，基督教認為惡的由來是驕傲的天使挑戰上帝，之後被逐出天國，成為惡魔。在《聖經·創世紀》中，惡化身成

<sup>40</sup> 〈朝陽下〉，見周夢蝶著、曾進豐編《孤獨國／還魂草／風耳樓逸稿》（台北：印刻文學，2009年12月29日），頁103。

<sup>41</sup> 周夢蝶：〈工作外二章—無題〉，《孤獨國／還魂草／風耳樓逸稿》，頁227。

<sup>42</sup> 周夢蝶：〈無題七首〉之七，《孤獨國／還魂草／風耳樓逸稿》，頁89。



蛇引誘人類始祖犯罪，在《聖經·啟示錄》中，則化為巨龍。以蛇表示犯罪的引誘。周夢蝶同樣據此來寫慾望，例如《還魂草》中的〈五月〉：「這是蛇與蘋果最猖獗的季節」、「而絢縵如蛇杖的呼喚在高處」，對周夢蝶來說，魔鬼的試練像火一樣延燒不絕：

據說蛇底血脈是沒有年齡的！  
縱使你鑄永夜為秋，永夜為冬  
縱使黑暗挖去自己底眼睛……  
蛇知道：牠仍能自水裏喊出火底消息。<sup>43</sup>

蛇是罪惡的象徵，所以超越現實時空限制，故沒有年齡，而即使詩人竭力克制慾望，在一片清如水的理智中，盲目的蛇還是能喊出具有溫度的生命慾望。周夢蝶刻畫慾望與掙扎最深刻的詩篇當屬〈六月之外〉，詩寫妓女的掙扎與痛苦，此詩大量運用聖經典故，比方描寫妓女期待恩客能否「不雷吼，不橫眉豎目／沒有腋臭，沒有濃髭如麥芒／甚至，沒被毒蛇咬過」沒被毒蛇咬過表示此男子清白無罪，但她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必須以同等的忍耐與溫柔／親近每一個仇敵般親近著我的。／不管他是小白樺，還是枯柳／不管他是巴拉巴，還是耶穌」<sup>44</sup>小白樺代表少年、枯柳代表老年人，巴拉巴指惡人，耶穌指善人，不管是誰，妓女都只能接待無法反抗。在《還魂草》許多討論慾望與罪惡的詩篇，都可以看到周夢蝶使用「蛇」或「蘋果」來表示。

其實，除了引用「上帝」、「十字架」等意象之外，周夢蝶也常以聖經人物入詩，如摩西以及先知約翰，尤其是先知約翰的故事經王爾德改寫成戲劇《莎樂美》，周夢蝶就此題材寫了好幾首詩，《約會》中的〈約翰走路〉正是代表作。此外《聖經·創世紀》中「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也是詩人喜愛引用的典故，如在《十三朵白菊花》中的〈四行一輯六題——零時〉即是反轉此句而來：「不必說有光／光已有了」。據以上討論可見，不管是聖經意象、基督教典故還是轉化聖經原文，

<sup>43</sup> 周夢蝶：〈六月〉，《孤獨國／還魂草／風耳樓逸稿》，頁139、140。

<sup>44</sup> 此段引文見皆見周夢蝶〈六月之外〉，《孤獨國／還魂草／風耳樓逸稿》，頁141、142。巴拉巴是與耶穌同名的大盜，彼拉多不願意承擔殺死耶穌的責任，曾將巴拉巴與耶穌一同帶到猶太群眾前，詢問二者中釋放哪一位。結果巴拉巴獲釋，耶穌則被判處死刑。此句中將巴拉巴與耶穌對比，可見周夢蝶對聖經典故的熟悉。



此皆在在豐富了周夢蝶的詩句。那麼我們進一步要問，上述的討論呈現出什麼含意呢？

#### 四、研究周夢蝶詩中基督教意象之啟發

上述已分析周夢蝶接受基督教意象的歷史回顧，接著也討論詩中基督教意象的分類與其含意。那麼我們進一步要問，周夢蝶詩中有基督教意象此一事實，還能給我們什麼啟發？以下分就「神學與詩學的對話」以及「凸顯周夢蝶研究中較被忽視的面向」兩點來談：

##### （一）詩學與神學的對話

周夢蝶並不是基督徒，除了少數以針對基督教典故創作的詩作外，其詩中多數基督教意象都是周夢蝶意念的借用，未必是為了闡釋基督教思想而作。既然如此，我們能否用基督教思想來詮釋呢？羅勃·巴斯的說法可以讓我們從反方向來思考這個問題。

羅勃·巴斯（J. Robert Barth）在〈文學與宗教想像〉中先分析英國浪漫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與德國神學家瑞能（Karl Rahner）對想像力說法的比較，比對後發現兩者說法意外的接近。接著巴斯又發現，兩人的結論與身兼詩人、神學家雙重身份的浪漫派作家柯立芝的說法不謀而合。羅勃·巴斯直接說：「沒有所謂『文學想像』和『宗教想像』之別。只有『想像』—人類連結世俗和神聖、有限和無限的唯一力量—能同時理解宗教和藝術的象徵語言。」<sup>45</sup>想像力能夠超越眼前有限實體，碰觸世界背後的形上本體，同時想像力使人能感受到他人的感受，才能夠愛人。因此羅勃·巴斯說：「文學想像和宗教想像並沒有、也不可能有分別。文學想像其本質是宗教的。因為它是一種創造象徵的能力，也是領悟象徵的能力。如果少了這種能力，我們便無由知悉上帝或永恆，更別提自己的不朽靈

<sup>45</sup> 羅勃·巴斯（J. Robert Barth）著，邱文媛譯：〈文學與宗教想像〉，《文學與宗教—第一屆國際文學與宗教會議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1984年9月），頁24。



魂了。」<sup>46</sup>因此當文學的想像展現出無私的奉獻以及愛的經驗時，在此想像中，人與上帝的會面便確實可能發生。文學作品能引發人對上帝的愛，人也能從文學作品中感受到造物主的存在。這點至關重要的，否則聖經就無法引導人們信仰上帝，因聖經本身就是西方文學的重要根源之一。

以此審視周夢蝶具有基督教意象的詩作，愛與無私的獻身一直是周夢蝶基督教意象詩作的重要精神。例如周夢蝶的〈禱〉中說：

不，我永無吝惜，悔怨——  
 這些本來都不是我的！  
 這些本來都是你為愛而釀造的！  
 ——現在是該我「行動」的時候了，  
 我是一瓶渴欲流入  
 每顆腼腆地私語著期待的心兒裏的櫻汁<sup>47</sup>

這樣的詩中有無私的獻身，有對上帝造物的虔誠，有對需要幫助者的愛。以基督教文學視之，也應當能被教徒接受。延伸這樣的思考方式，暨南大學周曉青嘗試建構一套基督教詩學，其最主要主張是萬物皆由上帝所創造，因此萬物存在的事實中就有上帝。因此周曉青說：「神是一個進行中的動作，或是，即神不是『神』，而是『神的顯現』，即是一個 event，在此『發生』之中（以海德格的哲學則是『存在』），沒有所謂主體和客體，只有『變化、過程、以及關係』，參與在『生發』（存在）之中的『在者』都具有『自動性』，都是『生發』的一部份，而在『生發』完成的那一刻，就是靈光乍現。」<sup>48</sup>也就是說，上帝不是一個崇高需要追尋的「對象」，而是存在於我們的存在當中，只要我們能從生活中去感受。神學家阿奎納說人要靠著沈思認識天主，因此當作家在世界中體會到超凡的真、善、美，並加以文字表述時，上帝就在其中。

<sup>46</sup> 羅勃·巴斯 (J. Robert Barth) 著，邱文媛譯：〈文學與宗教想像〉，《文學與宗教—第一屆國際文學與宗教會議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1984年9日），頁25。

<sup>47</sup> 周夢蝶：〈禱〉，《孤獨國／還魂草／風耳樓逸稿》，頁29。

<sup>48</sup> 周曉青編著：《基督教詩學》（南投：國立暨南大學，2008年5日），頁42。



也就是說，基督教文學的討論不必只是純為基督教所寫作的作品。反而應是從所有文學作品中，找出契合基督教真理部分，來加以闡述。以周夢蝶近期討論上帝的作品〈吹劍錄十三則之一〉來看，詩人說：

上帝  
從虛空裏走出來  
徬徨四顧，說：  
我要創造一切，  
我寂寞！<sup>49</sup>

由於上帝創造萬物與詩人創作，同樣都是無中生有，因此周夢蝶認為他能理解上帝創造的原因，因為詩人一樣是因為寂寞。此文不涉及深奧的基督教理，單純只是詩人的體會。但既然萬物包括周夢蝶都是上帝所創造，那麼這首詩裡的體悟也可能包含了詩人想像力所能觸及形上世界的靈光乍現。周曉青稱之為「自明」(Claritas)：

「自明」(Claritas)意為「真理於存在的生發中之自我顯現」，因此不是「主體的尋求，主體的發現」，也不是「客體的展露、客體的放射」，而是沒有主體與客體，沒有給予和接受，只有「在」與「世界」，所有的「在」都處於「世界」之中，這些「在」於「世界」中的相互啟顯，而發生了自明。<sup>50</sup>

周夢蝶透過詩的創造，並且進一步聯想到上帝的創造，透過寫詩這件事的反省，體會到「創造」這件事的本質。詩人的「靈光乍現」、「自明」都觸及真理自我顯現。實則，周夢蝶雖然不是基督徒，但是其詩中對於宗教以及形上學的討論關注，卻是非常豐富，如果我們援引羅勃·巴斯及周曉青的說法來看待，周夢蝶的詩其實表露了文學與神學交流溝通的可能性。

<sup>49</sup> 周夢蝶：〈吹劍錄十三則之一〉，《十三朵白菊花》(台北：洪範，2002年7月)，頁188。

<sup>50</sup> 周曉青編著：《基督教詩學》(南投：國立暨南大學，2008年5月)，頁44。



## (二) 凸顯周夢蝶研究中較被忽視的面向

周夢蝶在 5、60 年代之所以喜用基督教意象，固然可以追溯到時代語境，同儕詩人的互相影響，但基督教意象在周夢蝶筆下所呈現出來的特殊風格，仍是其他詩人所未見的。想回答這個問題，就會碰觸到另一個更核心的問題，我們如何在目前的周夢蝶研究體系去看待其詩中的基督教意象？

筆者認為，基督教意象恰好展現出周夢蝶性格中熱情執著的一面，亦即葉嘉瑩的比喻裡「於雪中取火且鑄火為雪」中「火」的部分。葉嘉瑩為《還魂草》所寫的序，是認識周夢蝶詩風的精闢見解：

周先生乃是一位以哲思凝鑄悲苦的詩人，因之周先生的詩，凡其言禪理哲思之處，不但不為超曠，而且因其汲取自一悲苦之心靈而彌見其用情之深，而其言情之處，則又因其有著一份哲理之光照，而使其有著一份遠離人間煙火的明淨與堅凝，如此「於雪中取火且鑄火為雪」的結果，其悲苦雖未嘗得片刻之消融，而卻被鑄煉得如此瑩潔而透明，在此一片瑩明中，我們看到了他的屬於「火」的一份沉摯的淒哀，也看到了他的屬於「雪」的一份澄淨的淒寒，周先生的詩，就是如此往復於「雪」與「火」的取鑄之間。

51

周夢蝶對生活中遭遇的友人、陌生人，乃至於天地間萬物，都是同樣深情的看待與愛護。周夢蝶將這份情感以哲思淬煉，以詩句堅凝，才創造了其特殊的詩風。吳達芸也說周夢蝶的詩風可分兩系：「一類是專講他的孤獨、寂寞，是與世分隔的。另一類則是責任、是愛，是與人世相貼近不能分的。實際說來這兩系實在是一個脈絡上的，就形成了這個外冷內熱，悲觀悲到極點，熱情又熱到極點的獨特的周夢蝶了。」<sup>52</sup>而這個熱情到極點的周夢蝶，往往是從基督教意象表露出來。聖經就直接說：「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上帝，因為上帝就是愛。」<sup>53</sup>如果不拘泥於基督

<sup>51</sup> 葉嘉瑩：〈序周夢蝶先生的《還魂草》〉，《娑婆詩人周夢蝶》，頁 30。

<sup>52</sup> 吳達芸：〈評析周夢蝶的《孤獨國》〉，《娑婆詩人周夢蝶》，頁 62。

<sup>53</sup> 《聖經·新約全書·約翰壹書》第 4 章第 8 節。



教意象，而純由博愛精神出發，其實周夢蝶詩中處處可見其熱切的愛心，例如晚近的作品〈弟弟〉：「想哭的時候／弟弟呀！小黑菌的弟弟呀／你這柄小黑傘，指甲那麼大的／真能為你遮雨？……只微微的傾斜，／不說話／也不斷折。草葉呀／肩膀才只有一寸寬的弟弟呀！」<sup>54</sup>詩人的愛心遍及草木，當下雨時，詩人不禁擔心隨處可見不起眼的菇菌與小草，熱切的呼喚草木為弟弟。這樣的表現讓人想起耶穌曾說可以進入天國的人，因為他們關心身邊的人是不是餓了、渴了、無家可歸、赤身露體、病了等等，耶穌說：「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sup>55</sup>耶穌稱呼所有飢渴老病、無家可歸的陌生人是兄弟。這與周夢蝶對上帝的想法，對自我犧牲的博愛精神都是息息相關。

余光中認為周夢蝶：「翻遍他的『少作』，滿紙的寂寞和悲苦全由於這一個情字。他的悲情世界接通了基督、釋迦和中國的古典。」<sup>56</sup>從佛家禪宗及中國隱逸思想角度來研究周夢蝶當然是需要的，這的確是周夢蝶詩中十分重要的構成。但若忽略了基督教意象的研究，只從周詩的佛教話語、禪門機鋒來看的話，就看不到詩人的熱情，看不到詩人曾經有這麼多溫暖的愛，想與人分享，亦即過份偏重「雪」的面向，忽略了周夢蝶的詩風是在於「雪」與「火」取鑄之間造就其成就。雖然純由熱情出發的詩作，就藝術成就而言，可能不如冷靜理性的作品，但是卻是詩人誠摯心靈的展現，別有一種令人感動的力量。而這些周夢蝶研究中較為人忽略的部分，透過基督教意象的研究正可補足，呈現出詩人詩藝的全貌。

## 五、結語

周夢蝶詩作中一直都存在著基督教意象，但長期以來都沒被研究者重視，殊為可惜，因此本文分別從三部分探究之。首先筆者透過周夢蝶生平以及周詩基督教意象統計表，發現基督教意象集中在 5、60 年代的作品中，也發現聖經、民初新文學、以及 5、60 年代現代詩作品可能是周夢蝶吸收基督教意象的介面。其次本文歸納整理出上帝、十字架與耶穌、天國與蛇、蘋果三組概念廣泛的被應用在

54 周夢蝶：〈弟弟呀—十行二首擬童詩〉，《約會》（台北：九歌，2002年），頁75、77。

55 《聖經·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25章第40節。

56 余光中：〈一塊彩石就能補天嗎？——周夢蝶詩境初窺〉，《娑婆詩人周夢蝶》，頁137。



周夢蝶詩中。最後本文嘗試說明周夢蝶詩中的基督教意象，開啟了詩學與神學溝通的可能。從基督教意象來研究周詩，可以幫助我們掌握周夢蝶詩藝中熱情動人的另一面向，這樣的面向過去可能是被忽略了。

周夢蝶當然是最具有東方風采的詩人，但如因此而忽略了其詩的其他面向，是十分可惜的。事實上周夢蝶博覽群書，也不排斥西方宗教典籍與文學作品，這也是周夢蝶詩中基督教意象持續出現的原因。例如從周夢蝶生平年表記錄，在1973到1977年，四年間圈點了《高僧傳》、《大唐玄奘法師傳》、《維摩精舍叢書》及《天主要義》。<sup>57</sup>從他圈點《天主要義》來看，周夢蝶對於基督教思想仍然是感興趣，並且有持續閱讀。

由於這樣廣泛涉獵，因此在周夢蝶詩中，西方文學的典故意象時常可見。基督教意象只是其中的一部份，周夢蝶詩中也常見西方詩作或小說的典故，朱炎也曾談到：「我們甚至可以說，讀周先生的詩，隨處都可以遇到外國名著中的典故。個人深深覺得，周夢蝶先生於外國經典涉獵頗為深廣；讀其詩而忽略其外國名著的典故，鐵定是一大損失！」<sup>58</sup>相信此一研究方向，仍有相當大值得討論的空間。最後不妨聽聽詩人的自述：

冬已遠，春以回，蟄始驚：  
一句「太初有道」在腹中  
正等著推敲<sup>59</sup>

「太初有道」，是《聖經·約翰福音》的原文，此處卻以十分中國古典的方式呈現，正如周夢蝶詩中的基督教意象，不單是西方基督文化的表徵，也隨詩心抉擇，落在詩人的詩句裡。當周夢蝶推敲著「太初有道」，也許上帝也在詩中，隨詩人同行，正如羅勃·巴斯所說：「神化身在藝術家所說的語言裡。『去察覺／無窮和有限的交會點』，不但是聖徒，也是藝術家的工作。」<sup>60</sup>

<sup>57</sup> 曾進豐編：《周夢蝶先生年表暨作品、研究資料索引》，（台北：印刻文學，2009年12月29日），頁16。

<sup>58</sup> 朱炎：〈周夢蝶的詩藝與氣質〉，《娑婆詩人周夢蝶》，頁156。

<sup>59</sup> 周夢蝶：〈花，總得開一次〉《約會》，頁137。其典出自《聖經·約翰福音》：「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sup>60</sup> 羅勃·巴斯（J. Robert Barth）著，邱文媛譯：〈文學與宗教想像〉，《文學與宗教—第一屆國際



## 五、參考書目

### (一) 詩集

痲弦：《深淵》，台北：晨鐘，1971年。

周夢蝶著：《約會》，台北：九歌，2002年7月。

周夢蝶著：《十三朵白菊花》，台北：洪範，2002年7月。

周夢蝶著：《有一種鳥或人》，台北：印刻文學，2009年12月。

周夢蝶著、曾進豐編：《孤獨國／還魂草／風耳樓逸稿》，台北：印刻文學，2009年12月。

### (二) 專書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編：《文學與宗教－第一屆國際文學與宗教會議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1984年9月。

包凱索 (W. T. Durkiser) 著、楊東川譯：《基督教信仰之研究》，台北：燈塔山出版社，1992年10月。

高金田：《我信：基督教要義》，台南：人光出版社，1993年9月。

黃伯和，陳南州作：《基督教要理問答》，台南：人光，1995年8月。

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神學辭典》，台北：光啟社，1996年6月。

劉永毅：《周夢蝶詩壇苦行僧》，台北：時報文化，1998年。

楊劍龍：《曠野的呼聲－中國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

蔡維民：《永恆與心靈的對話－基督教概論》，台北市：揚智文化，2001年11月。

曾進豐主編：《娑婆詩人周夢蝶》，台北：九歌，2005年3月10日。

周曉青編著：《基督教詩學》，南投：國立暨南大學，2008年5月。

曾進豐編：《周夢蝶先生年表暨作品、研究資料索引》，台北：印刻文學，2009年12月。

---

文學與宗教會議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1984年9月)，頁30。



## (三) 學位論文

曾進豐：《周夢蝶詩研究》，台北：國立師範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7年。

劉正忠：《軍旅詩人的異端性格—以五、六十的洛夫、商禽、痲弦為主》，台北：臺大中文所博士論文，2002年。

## 六、附錄：周夢蝶詩作中基督教意象統計表

	詩集名	詩名	基督教相關意象	頁碼
1	孤獨國	索	十字架、耶穌	28
2	孤獨國	禱	上帝	29
3	孤獨國	徘徊	上帝	35
4	孤獨國	晚虹	天堂、上帝	44、45
5	孤獨國	乘除	上帝	46
6	孤獨國	錯失	十字架、耶穌、上帝	49
7	孤獨國	菱角	上帝	52
8	孤獨國	消息	上帝、十字	71、72
9	孤獨國	畸戀（之二）	上帝	74
10	孤獨國	鑰匙（之二）	十字架	78
11	孤獨國	匕首（之二）	天堂	80
12	孤獨國	無題（之三）	十字架	85
13	孤獨國	無題（之六）	十字架	88
14	孤獨國	無題（之七）	伊甸園	89
15	孤獨國	向日葵之醒（之二）	上帝	95
16	還魂草	朝陽下	天堂、亞當、基督	103
17	還魂草	五月	蛇與蘋果、摩西	123、124
18	還魂草	十月	十字架	127
19	還魂草	六月	天國、耶穌	138
20	還魂草	六月	蛇	139
21	還魂草	六月之外	安息日、上帝、天堂地獄、巴拉巴、耶穌、天國、審判	142-144



	詩集名	詩名	基督教相關意象	頁碼
			日	
22	還魂草	豹	改寫二魚五餅典故	150
23	還魂草	山	上帝、摩西	154
24	還魂草	一瞥	蘋果	175
25	還魂草	天問	天堂	211
26	風耳樓逸稿	無題	天國、上帝	227
27	風耳樓逸稿	發覺	上帝	242
28	風耳樓逸稿	題未定	上帝	244
29	風耳樓逸稿	四行	上帝	247
30	風耳樓逸稿	季（五月）	上帝、光	269
31	風耳樓逸稿	十一月	拿撒烈人（耶穌）、復活	291
32	風耳樓逸稿	六月	夏娃、教堂、天國	295
33	風耳樓逸稿	剃	神、光、十字架	299
34	約會	詩與創造	上帝	17
35	約會	約翰走路	先知約翰	19-21
36	約會	花·總得開一次	引聖經原文	142
37	約會	風從何處來	主	144
38	十三朵白菊花	想飛的樹	十字	76
39	十三朵白菊花	荊棘花	耶穌	80
40	十三朵白菊花	零時	引聖經原文、安息日	89
41	十三朵白菊花	不怕冷的冷之二 —與江家瑾談《莎樂美》	先知約翰	89
42	十三朵白菊花	詠歎調之二	上帝	177
43	十三朵白菊花	吹劍錄十三則之一	上帝	188
44	十三朵白菊花	吹劍錄十三則之七	上帝	188
45	有一種鳥或人	有一種鳥或人	上帝	126



## *A Study of the Christian image in Zhou Meng-die's poems*

Chen, Jeng-Yan (陳政彥)

Zhou Meng-die is famous for his adherence to Buddhism in his poems. By marshaling and discussing the meaning of Christian image,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bring a different aspect of Zhou Meng-die's poems.

Christian image in Zhou's poems can be put into three categories, "God", "cross and Jesus" and "heaven and snake." In modern poetry, Christian image reveals poets' pursuit of modernity. In the same way, Zhou's poems reflect the impact of Modernism to contemporary poets in 60's.

**Keywords: Modern Poem** 、 **Christianity** 、 **Modernism** 、 **zhou meng-die**

